

編輯的話

走進文化生活

人種誌講求體現實踐，並且非常依賴感官認識事物。而置身情境中的研究者，便是工具。（Conquergood, 1991, 頁180, 斜體字為原文）

戲劇與劇場離不開要了解文化，因此跟人種誌息息相關。Raymond Williams (1983) 認為戲劇能讓文化研究者明白連繫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約定和習俗。Dorothy Heathcote 則呼籲戲劇老師要像個「考古學家」或「人種誌學者」，尋找戲劇行動背後的文化意涵 (Wagner, 1999, 頁73)。因此，戲劇與劇場教育跟人種誌一樣，都要體現實踐。人種誌學者跟戲劇從業員和研究者，必須「待在那裏」，捕捉人們的言行，或其他溝通方法，再把這些經驗和做法進行宏觀分析。

Dwight Conquergood 的論文「再思人種誌」(1991) 提出從身體、邊界和表演等角度來革新人種誌的實踐。再思是為了回應殖民主義崩潰之後出現的「再現危機」，以及響應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潮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所謂抽離、中立處理「原始」資料的慣常方法的批判。Conquergood 認為有必要引進表演的視角和實踐，人種誌才能確切反思如何實踐，走出再現危機。他認為人種誌學者必須置身文化現場觀察、感受「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偶然狀況，體驗施與受的關係」(頁181)。研究者不單只在地理空間出現，觀察文化現象。儘管時間短暫，她也得待在那裏，置身文化中，與處境中人共渡時光，聆聽、交談、感受人與地的步伐、節奏、和聲音。隨着後殖民及全球化的時代來臨，壁壘分明的界線已被超越，牢牢的地域疆界也被重新整合。Conquergood 認為我們也應該以「上演中」的概念來理解身份問題，因為身份不再是人們背負着的、完整的東西，我們可以「重構」、「重置」、「重塑」身份(頁73)。

由「表演」衍生的詞彙逐步應用在人種誌領域內，人種誌學者把人看成演員，能夠隨意嬉戲地即興創作，以各種形象化的表達方式，重新協商和詮釋自身的生活經驗。這些置身其中的人種誌學者，也對「表演」敏感起來，把自己投入研究現場，跟處境中人「共同活動」、「共同表演」(頁187、188)。

再思人種誌也是對表演作為實踐和探究方法提出新問題。Conquergood (1991) 就此提問：表演的視角讓學者得以把文化、身份和世界看成一個表演過程，與此同時，我們該如何重新檢視表演，讓表演走出劇場和美學的領域，回到日常生活當中？另一方面，當表演這種模式被人種誌應用為一種實踐的方式，這對具體的田野研究產生甚麼影響？研究者又將如何定位？至於書寫和發佈研究結果方面，當研究者以自己的聲音演譯來自田野的聲音和故事，這樣對其他參與者，包括傾聽的觀眾、參與到表演的研究者，和那些被演、譯的當事人會意味著些甚麼？最後同樣重要的是有關表演跟權力的問題：「表演如何再生產、扶助、維持；或者挑戰、顛覆、批判意識形態，又或者使之習以為常？表演如何再生產，又同時抵抗霸權？表演本身既蘊含、同時也挑戰支配關係，這又是如何做到的？」（頁190）毫無疑問，這些問題在人種誌和應用劇場／戲劇各自的領域衍生出眾多研究課題。

今期學刊選編的論文正好讓讀者從不同角度，認識戲劇／劇場教育裏人種誌式的探索，和跨界表演的實踐例子。Joe Winston 的論文探討如何使用莎劇《暴風雨》，教導一班以英文作為額外語言的幼兒上英文課。他認為《暴風雨》呈現人性陰暗面，例如嫉妒、狡猾、鬥爭、殘酷等，使用的語言充滿權力和野心，是教導孩子道德倫理、發展孩子語言能力的好故事。事實上，孩子「明白世界有黑暗的一面」，好的戲劇故事應當「包含而非排斥黑暗面」。只要適當運用視覺和聲效，把握節奏，戲劇即可刺激孩子的官能和情感，為他們提供很好的學習機會。不過要在課室進行戲劇教學，老師需要下放權力。Winston 提出老師有三個形象：說故事的人、裁判、魔術師，甚至「施魔法者」。Winston 的研究的啟發是，戲劇之所以能夠教導幼兒道德倫理和同理心，是因為選用的故事貼近日常生活，當中有光明也有黑暗的一面。而劇中的語言對白，讓孩子能夠連結到他們每天所見所聞的人和事，而非抽離日常生活的用語。這樣孩子透過再創造、把玩劇中栩栩如生的語言，感受箇中美學和樂趣，戲劇的政治正好在此。

Herlin Putri 以戲劇人的身份反思「戲劇組合教育學」(ensemble pedagogy)，她以教導一班英語水平參差的中二級學生學習莎翁作品為例子，跟Winston 的論文互相呼應。Putri描述這班學生「如莎士比亞般行事」，「用想像、扮演、表演來活出莎士比亞的話劇」。「戲劇組合教育學」由Jononthan Neelands倡導，Putri輔以維高斯基的學習理論，和皇家

莎士比亞劇團的行動理論來闡釋該教育學的理论基礎。表面上，戲劇組合教育學跟一般朗讀劇本分別不大。Putri 和她的合作老師觀察到，戲劇組合教育學給學生一個安全的環境，因為他們「和朋友一起」；而「小組內人人都很積極，共同探究、投入和合作，為了共同目標，大家一起去想去試」。這讓 Putri 更進一步，實行把老師「罷黜」。老師變成協作者，引導學生「與同學一起」把學到的表演出來。要把本來時間緊湊的（戲劇）課堂，變成一個讓學生合作學習的空間，需要彼此信任。Helen Nicholson（2002）指出，信任其實是「因地制宜，遇上新發、偶發的情況會不斷討價還價」的表演行為（頁85）。

Conquergood再思人種誌和表演時提出的跨界實踐，對戲劇及劇場教育的研究員和實踐者來說，並不陌生。今期學刊最後兩篇文章便以這種跨界實踐為主題。黃碧瑤的論文來自她的行動研究。黃氏應用「改良式論壇劇場」，探討社工界關注的育兒問題。黃氏把表演過程中，有份參與的家長所作的種種介入，巨細無遺的記錄下來。她關心的是論壇劇場能否、如何讓家長反思，甚至變更他們育兒的方式。不論是傳統或改良式的論壇劇場，要有具體的壓迫或衝突事件，方能發揮效果。作為一個行動研究者和實踐者，黃氏在文章中自我反思，認為充份了解育兒問題的複雜性，對應用論壇劇場作為介入方法尤其重要。黃氏的檢討一方面反映了論壇劇場這形式本身能展現張力、滿有能動力；它的美學形式因應參與者的需要和背景而不斷演化。另一方面，黃氏的反思也顯示，她猶如人種誌學者般，不其然感覺到有必要走進育兒文化「裏頭」，從日常種種育兒的事務，以至宏觀的社會背境，來理解家長的經驗、壓迫、和衝突。

今期最後一篇文章來自范聖韜。范氏的論文討論台灣企業使用即興劇、即興表演進行培訓的文化現象。他辨識老子哲學的創意乃講求多元，跟資本主義以個體為本的創意有所不同。范氏指出台灣的企業文化接受多元這種開放態度，「足以軟化甚至瓦解商界的權力架構」。他希望有更多研究探討這些表演經驗，對個人日常生活經驗有何影響。范氏的文章詳細而有趣地描述他本人以即興音樂表演，進行企業培訓的經驗。參與者敲打日常用品例如油桶、廢罐、蒼蠅拍等，試驗不同的聲音和韻律，串成樂曲。范氏的個案裏，參與者以聲音和韻律譜出樂章。依照Conquergood（1991）的說法，對知性感性兼備，又有批判思維的人種誌學者而言，這些樂韻正好是具體文化背境之下的時間、步伐和生活節奏的寫照。由此路

進，我們會問：處身在企業環境的參與者，怎樣從社會意義、藝術角度，和生活經驗的層面，看待時間、理解時間的特質？企業文化如何組織時間？表演音樂、打出節拍又怎樣令參與者理解被企業組織過的時間？這些問題將會延伸另一系列以人種誌方式探討表演式企業培訓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 Conquergood, D. (1991). Rethinking ethnography.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8, 179-194.
- Nicholson, H. (2002). The politics of trust: Drama education and the ethic of care. *Research in Drama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Applied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7(1), 81-91.
- Wagner, B. J. (1999). *Dorothy Heathcote: Drama as a learning medium*.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 Williams, R. (1983). Drama in a dramatized society. In R. Williams (Ed.), *Writing in Society* (pp.11-21). London: Verso.

羅婉芬

香港藝術學院